

邵雪城 著



孤鷹_下

Solitary Eagle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邵雪城 著

孤鷹

Solitary Eagle

下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孤鹰 : 全 2 册 / 邵雪城著 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9.8
ISBN 978-7-5594-3901-7

I . ①孤… II . ①邵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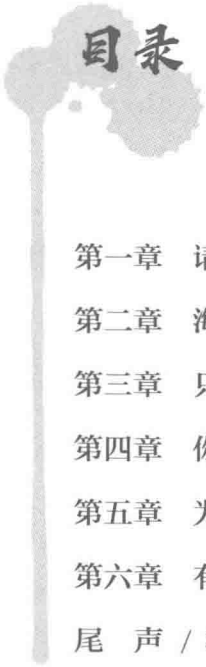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46968 号

孤鹰 (全 2 册)

邵雪城 著

出 版 人	张在健
责任编辑	王 青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网 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印 张	56
字 数	900 千字
版 次	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978-7-5594-3901-7
定 价	99.00 元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1-64386496)



目录

- 第一章 请求处分 / 001
- 第二章 海上成了我的地盘 / 038
- 第三章 只要允许我去战斗 / 088
- 第四章 你到底是什么人 / 118
- 第五章 为自己出征 / 199
- 第六章 有些事，没有如果 / 252
- 尾 声 / 310

第一章

请求处分

1

在我的人物资料库里，周亚迪是金三角的大毒枭，但他从来不亲手杀人。所以当他突然从袖子里抖出一把短刀，“噗”的一下扎进大军的心窝时，我惊得呆住了。寒光在幽暗的船舱里一闪即没，而我来不及反应，来不及阻止。

大军茫然地看着周亚迪，张开了嘴却发不出声音。他吃力地想看看是什么扎进了自己的心脏，头还没有低下，就轻叹一声闭上了眼睛。

“迪哥？”我和胡纬异口同声地叫。

“好了。”周亚迪闭着眼喘了几口气，慢慢松开了手，沾满鲜血的手指在裤子上擦了擦，“这下，任何事都不会走漏了。除非你们，连自己也不信。”

大军歪倒在地上，胸前染出一大团鲜红。

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觉得有团火一样的东西烧着我的脖子、我的脸、我的眼睛。我猛然转身抬腿，使足浑身的力气朝周亚迪踹去。周亚迪像个女人一样惊叫起来，尖叫声把我从怒火中叫醒，急忙往回收了收劲。尽管只剩下三四成力气，他还是被踹得飞了起来，倒在一堆空塑料桶里滚作一团。

“谁让你在船上杀人的！”我指着他喝道。“知不知道这是大忌？”胸口那团悲痛怒火不受控制又无处宣泄，已经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，我

要为自己的失态找个理由。

周亚迪胡乱扒拉着想要站起来，我扑上去掐着他脖子将他按在地上。那一刻，我恨不得用牙齿一口一口把他撕扯成碎片，以告慰大军的英灵。但理智告诉我，我不能那么做，我的任务还没有结束，周亚迪还得活着。

“秦……秦川……”周亚迪强忍着痛，喘着粗气说，“我，不……不懂规矩，你原谅我，原谅我这一次吧。”

我闭上眼睛做了几次深呼吸，让心里那股火尽量不要烧到外面来。我慢慢凑近周亚迪的脸，淡淡地说：“人死在海上，冤魂找不到去处，就会一直留在船上。他会生生世世缠着我，或者你。”

周亚迪带着哭腔说：“秦川，我错了，你说，怎么做才可以？一定有办法，对不对？”

我死死看着周亚迪的眼睛：“把他送回家厚葬。如果他能超度，就算我们幸运。如果他做鬼也不放过我们，我只能杀了你烧给他。”

“厚……厚葬，厚葬，我出钱……”周亚迪看了一眼大军的遗体，苦着脸说，“秦川，他老家是山东的，我也不懂规矩，这件事能不能……拜托你？”

我松开他：“要让外头知道这条船上出了人命，还有谁敢上我的船？”

胡纬凑上来拽拽我的胳膊说：“是我们不对，是我们不对，差不多就行了……”

我一低头，见胡纬另一只手已经攥成拳头，好像我要不饶过这事，他就要跟我动手的意思。这让我心头一惊，刚才被愤怒烧蒙了心，竟忘了这狭小的空间里还有胡纬这么一个活生生的精壮男人。我瞥了一眼他的拳头说：“怎么？想比画比画？”

胡纬神色尴尬，朝周亚迪看去。周亚迪赶紧说：“胡纬，这事怪我，怪我，秦川做得对。”

胡纬忙换了一副笑脸，对我点点头。

他俩的这种微妙互动，让我更加警觉了。

五年前，我和程建邦第二次到金三角执行任务，我想把宁志的遗骨带回来，但没能做到。

所幸的是，我们的任务很圆满——胡经死了，一时间树倒猢狲散。周亚迪人财两空，伤了元气，在金三角几乎失去了话语权。而且，周亚迪直到今天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

胡纬是胡经的弟弟，现在接管了胡家的生意。按理说，他跟周亚迪是不共戴天的对手，但从刚才的情形来看，这两人的关系已经变了。

由此可见，金三角这些年发生的变故远远要比我掌握的情报更精彩。

我一边琢磨着一边扯过一块帆布，盖在大军身上，暗红色的一摊血还没有凝固，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耀眼的光，像一柄尖刀直扎进人的心窝。

我不能悼念牺牲的同志，甚至没有多余的时间悲痛，只能把这一切默默压制在心底。能够告慰他们在天英灵的，恐怕只有接过他们手中那支无形的枪，继续战斗。

外面下着瓢泼大雨，风雨大浪撞击着船体发出巨响，更衬出船舱内诡异的平静。周亚迪和胡纬落汤鸡一样裹在棉大衣里发抖，连呕吐都没力气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知道他们心里其实有道能毁灭这世界的闪电，只不过现在不是他们发作的时候。因为到达港口后，他们需要我的帮助。

我很满意自己现在的身体状态，哪怕在这样的风浪中漂上一个月也不会有什么不适。而在不久前，出海对我来说还像是个噩梦——望着茫茫的大海，那种未知的恐惧感总会让我天旋地转，只能趴在甲板上不停地吐酸水。现在每每想起那种痛苦，还会忍不住打几个寒战。

俗话说大海好像小孩儿的脸，说哭就哭说笑就笑。一阵突来的暴风雨后，船又渐渐平稳下来。

周亚迪放开抱着的柱子，往我身边挪了挪，看了看我的脸色，说：“秦川，你……还好吗？”见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周亚迪低下头长叹了一口气，笑着摇摇头，眼里竟然闪出了点泪光，嘴唇哆嗦着又问：“有没有想过成个家？老这么漂着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？”

我冲他一笑，丝毫没有跟他叙旧的意思。从再见到我那刻，他就有些小激动的样子，这会终于找着空隙说说话，还是老一套。上一次的事不清不楚就那么过去了，彼此心里存了太多的芥蒂和疑惑。他这样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，我没兴趣配合他演戏。

来之前我就知道，大军是放在周亚迪身边的警方卧底，而且他也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想着他就那么死不瞑目地逐渐冷却僵硬，一股怒气加闷气堵在胸口，吞不下去，也吐不出来。

“迪哥，我要是成了家，咱们今天也遇不到了。”我看着大军露在帆布外的腿说：“是迪哥新收的兄弟吧，看见他就想起当年的自己。”

“你可真会开玩笑。”周亚迪呵呵笑着，强装出笑容把话扯开，“你说得对，谁成了家还会玩命呢？要不是你，我今天真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”周亚迪顺着我的目光也看着大军说：“他可比不了你，你是出息了，我这个大哥当之有愧，想不到这条海路上大名鼎鼎的塔哥居然是你。”

我站起来踱了几步，俯看着周亚迪说：“我水性不好，很少走海路，这次还真是巧，本来是帮朋友护送一批货去日本，没想到回来的时候竟然遇到你们被抢。在我地盘上连声招呼也不打就抢船，换作谁我都不会不管的。”

“我好命，没有落个人货两空。”周亚迪瞟了胡纬一眼，“折腾了一圈，最后还是我以前的兄弟靠得住。”

胡纬闷声闷气地说：“这次迪哥的损失，我一定加倍赔偿。”又扭头对我说：“秦哥，这次谢谢了，我知道我哥以前有对不住你的地方……”

“唉，”我打断他，“人都没了，多大的仇也解了，说起来还要感谢你哥，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。”

胡纬盯着我的眼睛说：“秦哥，我想问一个人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程建邦？”

胡纬听见这个名字，脸上的肌肉抽动起来，发狠的样子像极了他哥哥胡经。我说：“我再没见过他。当初我们跑路的时候，我嫌带着你哥累赘，他又非要带着。我担心最后谁也跑不了，就跟他各走各路了。这一晃四五年了吧。这也不能怪他，你哥杀了他的女人，换了是你恐怕也

不能就那么算了吧。程建邦是我的兄弟，别说我不知道他的下落，就算知道也不会告诉你，我知道你们胡家一定会要他的命。”我看向周亚迪：“搞不好，迪哥也会帮你们忙。”

周亚迪说：“秦老弟，这件事我真的很为难，如果我被人杀了分尸，你会怎么样？”

我一字一顿地反问道：“你觉得呢？”

周亚迪躲避着我的眼神：“听我一句，这件事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不要谈了。”又对胡纬说：“当年你哥有错在先……”

“不用说了，我都知道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天大的错也不至于那么个死法。”胡纬不耐烦地打断周亚迪，“现在大家同坐一条船，等下上了岸，你们打算怎么处置我，给个痛快话。”

我看了一眼周亚迪，对胡纬说：“劫你们船的是你的亲叔叔。至于是不是你们叔侄联手干的，我不知道。反正那船上没我的人，也没我的货，你们两个商量吧。”

胡纬却冷哼了一声不说话了，似乎不屑于跟谁解释什么。

这时头顶的舱门被人从外打开，冷风夹着冰凉的海水泼进船舱里，舱门口伸进一个脑袋说：“塔哥，快到了，已经和咱们的人联系上了。”

我冲那人摆摆手，舱门“咣”一声又关上了。

周亚迪站起身抻了抻腰：“秦川，你又救了我一命。只要你把我们连人带货送到地方，这次收的钱，我分你八成。”

胡纬接过话头说：“这次我收的钱，全送给迪哥压惊，回去我再备一份送过去。另外，往后三年，我的货全最低价给迪哥，算我赔个不是。至于我那个叔叔，我一定会给迪哥一个交代。”

周亚迪一听这话，抑制不住地笑了起来，揽着胡纬说：“你太客气了。”

胡纬毫不掩饰嫌弃的表情，周亚迪干笑着把手拿开，胡纬反手弹了弹肩头的衣服，淡淡地说：“应该的。”

周亚迪试探似的说：“好，那……我们两个人的收入，分八成给秦川？”见胡纬点了点头，周亚迪才接着说：“要不是他，我们别说货，人

都已经喂了鱼了。”

这情形实在是太古怪。周亚迪被胡家的人劫了货，还险些丢了命，可对胡纬不仅不问罪，还要看胡纬的眼色行事？这可不是周亚迪的做派，他们之间一定是达成了什么交易。我笑着说：“迪哥，你教我的，做事要讲规矩。那这批货我该要一半。可你是我大哥，所以我最多要三成，我得给我手下的弟兄们有个交代。而且我只能把你们送到港口，你们说的那个地方我去不了，我手头还有事，都是答应好的，不能失了信。”

周亚迪低头不说话，眼光却瞟向胡纬。胡纬说：“秦哥，你帮帮我们，我知道拿钱是请不动秦哥的，不过我想每个人都有需求，秦哥不妨说说看，只要我胡纬能做得到的，一定答应你。”

周亚迪见我不说答应，也不说不答应，走到我眼前说：“我已经没什么理由再让你帮我了，你帮我太多了，到现在我还是什么都没给过你。临出门苏莉亚还让我打听你的消息……秦川，这次你不帮忙，我也不怪你，我只有一个请求，帮我照顾苏莉亚，如果我出了事，她一个人在那边不好过的。”

当“苏莉亚”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时，我不由自主地攥紧了拳头，想一拳打烂他的嘴。

这人罪大恶极，判多少次死刑都不过分。但我个人并不恨他，他只是个目标人物，是任务的一部分。对他这个人本身，我更多的是怜悯。

这一次，他的嘴脸终于让我觉得可恶起来。

他在这当口提起苏莉亚，是抱着侥幸，提醒我念着旧情拉他一把吗？不。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和恐吓。他是在告诉我：秦川，你必须保证我的安全。我出了事，苏莉亚也不好过。我死了，苏莉亚也得死。

我按捺住情绪，佯装无奈地笑笑：“我不明白，运货这种事你们为什么要亲自出马？你让我帮你们带着这么大批货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”

周亚迪忙说：“货我可以送你，你只要把我们两个人送过去就好。”

胡纬微微地点了点头。

我心里暗暗地舒了一口气。正如徐卫东所说，他们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运货，他们要在指定时间赶到俄罗斯，这批毒品只是捎带手的买

卖而已。

哪知道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船被胡纬的叔叔劫了。幸亏我们掌握了情报，将他们救下，不然他们一死，线索就断了。我的任务是跟随他们，找到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亲自去碰面的人。

“那算什么？传出去说，我秦川乘人之危吞自己大哥的货？”我一摆手，“不行，要么你们把货扔了。”

“秦川！”周亚迪惊讶地叫了起来，“那是上千万的货啊，丢海里？”

“迪哥，”我搭着他的肩膀说，“这次能活着就是赚的，别再为身外之物把命搭进去。”

原本想躲在幕后的胡纬沉不住气了，说：“秦哥，货都运到这里了，丢了太可惜，送给你吧。你救了我们，大恩不言谢，这点货就当是谢礼，收下吧。”

我坚决地摇头：“不行，我不能要。”

周亚迪说：“秦川，要不这批货你先帮我们保管着，你送我们两个人走，将来我们再来取。”

我假意迟疑着犹豫着，最后为难地点点头，算是勉强答应了。周亚迪和胡纬如释重负，高兴地一左一右搂住了我的肩膀。

船进港口的时候天刚好蒙蒙亮，我带着周亚迪和胡玮把货搬进库房，那是我事先在港口预备好的一处地方。码好货，我把一车涂满机油的机器零件堆在上面，边干活边说：“我可以把你们送到边境。但这批货我最多帮你们保管三个月，过了时间你们不来取，我全部丢海里。”

“好。可是我们不能让你白跑这一趟，你开个价吧。”周亚迪说着话，几乎是习惯性地试探着看了胡纬一眼。

胡纬点了点头。

我对胡纬说：“那我提条件了。程建邦的事，算了吧。”

“什么条件我都答应，唯独这个我做不到。就算我放过他，我们家其他人也不会罢手。”他低头躲着我的眼神，想了想只好抬起头说，“我只能答应你，他如果落到我或者我们家谁的手里，我一定会知会你一声。至于别的，恕我无能为力。对不起，秦哥。”

看来程建邦这次的麻烦的确有点大。毒贩重金悬赏仇家人头的事经常有，但像程建邦这样，被金三角一个背景深厚的毒枭家族合族追杀的，恐怕没几个。

“好。”我对胡纬说，“你们只要有了程建邦的消息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如果我保不住他，那是他的命。如果他被我保住了，你们也要认，不许再主动找他麻烦。要是这一点也不答应，那我只能在这里和各位别过，从此就是陌路人。”

胡纬咬着嘴唇看了周亚迪好一会，狠狠地点头：“好，我答应你。”

我拍拍他的肩膀说：“我相信你。”

我带着他们拐进距码头不远的一处平房，胡纬伸着脖子朝院门内张望：“来这里干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你们这副样子走出去，像话吗？先在这里洗个澡，换身衣服。”

周亚迪迈步走进院子：“胡老弟，秦川不会害我们的。他要害我们，我们也不是对手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听安排就是了，不要问那么多问题。”

胡纬连忙打哈哈说：“说的是，说的是，秦哥，对不起，我话多了。”

“动作快着点，千万别乱跑，我出去一下。”见胡纬伸手想要拦我的样子，我看着他的手：“怎么？怕我叫警察来？”拨开他的手出门进了旁边的车库，那里面停着一辆越野车。

反锁好车库门，在墙缝里摸到钥匙打开车门钻进去，从扶手箱里拿出一部手机，开机，拨号：“人货都接到了，现在在我这里，他们要我送他们到边境。”

电话那头徐卫东问：“哪里的边境？”

“中蒙，二连浩特一带。”我顿了一顿，说，“另外，大军牺牲了，就在我的船舱里，能不能安排人来把他接回去？”

徐卫东沉默了几秒钟，轻声说：“知道了。”又过了好一会，他才接着问：“他们信任你吗？”

“应该是信任的，他们没别的办法。”不待徐卫东发作，我赶忙纠正道，“信任，没有应该。”

听筒那边“嗯”了一声，隐约听到翻阅地图的声音。“看来这两个还是菜鸟，人家根本不让他们进巢。”我没有接话，静静地等待着徐卫东的抉择。大约过了三分钟，只听那边一拍桌子：“把人盯死，这次可是中俄两国联手办案，不能在咱这头掉链子，这面子丢不起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“行动吧。”

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鼓起勇气说：“老徐，能不能问你个事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我“哦”了一声，正要挂电话，就听那边补了一句：“想知道建邦的情况，完成任务回来我告诉你。”

我兴奋地应了一声，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收好电话，把车开到院门口。待周亚迪和胡纬草草洗完澡换好衣服，做贼似的上了我的车。通往市区的十字路口站着个交警，周亚迪身子往下一缩，伸手去摸上衣口袋。我知道他是在找墨镜，心里暗暗一笑。车混进密集的车流后，周亚迪的神情才放松了一些。

我放下车窗想透透气。周亚迪像怕见光的吸血鬼，抬手遮着脸连说：“关窗，关窗，被人看到了。”

我忍不住笑了：“迪哥，外面都是老百姓，他们没有枪，也不认识你。”

胡纬也跟着挖苦他：“你以为你是周润发吗？”

和暖的风撩着他没有干透的头发，周亚迪慢慢放松下来，叹了一口气，扭过头对后座的胡纬说：“好舒服啊。”我从后视镜里扫了一眼，见胡纬也微笑着闭眼靠在座椅上，享受着清风拂面的爽快。

周亚迪终究还是不太自在，自己摇上了车窗。车里安静了一会，周亚迪也不知是没话找话，还是终于找着了机会聊这个事，开口问道：“秦川，你的案底……销了？”

“那个秦川已经死了，我现在有全新的身份，钱只有在这种地方才有价值。”我斜着看了他一眼，“你看看你们，随便拔根毛都比我腰粗，从金三角出来，连光都不敢见。”

周亚迪低声说：“我们也总去曼谷啊、拉斯维加斯啊消费的。”

我淡淡一笑，将车拐上了出城的国道。周亚迪和胡纬都呆呆地看着外面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中午时分，我把车靠边停在一间小饭馆外。“停车加水风炮补胎”的牌子前，停着几辆大卡车。周亚迪见那些车装得满满当当，车牌都是云南的，感慨道：“从云南开到这里？拉的是什么货？”说着就走上前，像是想掀开帆布看个究竟。

我说：“别多事。”

周亚迪压低嗓子开着玩笑说：“要是我们的货拉这么一车过来，啧啧……”又跟胡纬相视一笑。

饭馆里人不多，靠门边的一张大圆桌坐满了人，应该就是外面那几辆卡车的司机。我往里找了张靠墙的桌子坐下，扯着嗓子对后厨喊：“老板！”

没想到周亚迪和胡纬吓得脸色都变了，他们左右四下看一眼，压着嗓子说：“你小点声。”

他们这副德行让我心中泛起一些莫名的自豪和痛快。说不清是因为这里是我的地盘，是我的祖国，我可以光明正大地想大声吆喝就吆喝，想吃什么就点什么，还是因为我就喜欢看到阳光照在身上，他们那副惊恐畏缩的样子。

我又扯着嗓子喊了两声，老板拎着茶壶从后厨跑了出来：“师傅们吃点啥？炒菜米饭馒头包子面条，都有。”

我问：“什么快？”

“牛肉面，十八一碗。”

“三碗。快点。”

见老板回了后厨，我慢悠悠地喝着茶，故意大声对周亚迪说：“我挺佩服你们，把生意都做到蒙古国去了，内地这么大市场还不够吗？”

周亚迪皱皱眉头，回头看门口那桌，见那些大车司机埋头吃饭，才笑了，低声说：“去那里也是没办法，我们本来打算去俄罗斯开会的，结果你看到了，路上出了事，只能去蒙古。”

我忍不住乐出声来：“莫斯科可卡因高峰论坛？”

胡纬跟着笑了：“秦哥真会开玩笑，现在光盯住一个市场风险太大，鸡蛋不能装一个筐子里。东北亚的中国、日本、韩国和俄罗斯靠近这边的地方都是我们的市场，所以想和大家坐一起协调一下，免得不必要的误会。每年因为这些误会不知道要损失多少货、多少人，最后都让警察钻了空子。”他越说声音越小，最后几个字几乎是捏着嗓子说出来的。

我埋着头，听着笑着，一抬头见周亚迪正看着我。见我看着他，他说：“秦川，几年不见，你变化不小。”

“迪哥没什么变化，还是那么风度翩翩。”

“你取笑我啊，秦川，呵呵呵，那天你救下我们的时候，不知道我有多狼狈……说真的，你变化很大，很想和你像过去那样聊聊天，不晓得还有没有这个荣幸。”他叹了口气望向窗外，眼神中满是惆怅。

我知道他说这话倒不是演戏。尽管我还叫他“迪哥”，但彼此都清楚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变了。如果此时此刻我扑上去叫他一声“迪哥”，说他永远是我的大哥，我们同舟共济开出一条路然后共享荣华……别说是他，连我自己都会吐的。

想到这里，多少也有些伤感。那种用生命入戏、用鲜血去演绎的年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
我也叹了口气。

3

三碗热腾腾的牛肉面摆上了桌，我往碗里放足了辣椒油和醋，冲对面还愣着的两人说：“吃，吃完还得赶路。”

“真的很怀念那个时候。”周亚迪摇头笑笑，扭头对胡纬说，“要不是你哥，我跟秦川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生疏。”

周亚迪终于找到了一个排水口，要把这一切全都推给胡经。胡纬闻言惊了一跳，想想没什么理由和资本回嘴，只得苦笑着说：“迪哥请放心，亏欠迪哥的，我一定会补偿。”

周亚迪低声呵斥道：“你以为这是钱能解决的事吗？”说完暖暖地看

了我一眼，好像我是他失散多年的亲兄弟，被奸人所害，而他要为我出头报仇似的。

换作过去，我一定会顺着他的情绪重新走进他的世界，去探探他的目的。但现在，我已经懒得那么做了，或者说已经不需要再那么做了。我淡淡地转移开话题：“迪哥，你们去见的那帮人靠得住吗？会不会有危险？”

周亚迪愣了一下，悻悻地说：“都是一个碗里吃饭的，只是大家胃口不同。应该没什么危险，不然我也不会冒这么大风险跑这么远。”

“你叔叔这次恐怕不只是为了劫那批货吧，他跟这事有关系吗？”我笑着问胡纬，“别误会，我对你们的事不感兴趣，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俩的人和货都在我这里。万一，我是说万一你们有什么差池，我担心别人说是我乘人之危杀人抢货。我到现在能混出点名堂，靠的是名声，吃饭的招牌我不想毁了。”

周亚迪扭头看胡纬，低声说：“真是的，你们家到底在搞什么？自家人也下手？”

胡纬只管埋头吃面，就此中断了话题。

回到车上胡纬四处捃摸，我拉开扶手箱拿出几包烟分别丢给他们，胡纬帮我点了一支，自己又点上抽了一口，才接着刚才的话茬说：“迪哥，你知道的，我哥在的时候，家里没人敢乱来。他死了谁都想主事。后来大家一合计，就我对大家最没威胁，才推我出来撑个局面。你以为我愿意当这个出头鸟吗？”胡纬指着我：“听说当年秦哥跟着你的时候，你如虎添翼，好不威风。最后为什么秦哥离开，你应该最清楚。说白了就是你贪心。”

周亚迪被噎得有点急眼，胡纬伸手拦住他说：“你先让我把话说完。后来秦哥回来了，那时候你失势，就把秦哥卖给我哥，为什么？也是贪心！洪林、洪古跟着你，最后什么下场，还用我说？你不也对自己兄弟下手吗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这样的人配有什么兄弟？”看着脸色苍白的周亚迪，胡纬笑了：“迪哥，我们现在是去和俄罗斯人谈合作，大家一条船上平起平坐，有话好说。别因为当年和你一起的那些人都不在了，

就在我跟前充老大。”

吃饱的人总比空着肚子的人自信一些，那碗面不仅让胡纬红光满面，还口齿伶俐，一番话噎得周亚迪哑口无言，倒是让我对胡纬刮目相看。我不由得笑出声来。

周亚迪满眼落寞地望着我说：“秦川，你也是这么想吗？”

我冷哼了一声：“重要吗？”见他讨了个没趣，扭脸朝窗外看去，我又说：“迪哥请放心，我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做到，保证把你们安安全全送出边境。如果你实在不想欠我什么，就给我笔钱，多少是个意思。”

我打这个圆场是想暂停他俩的这种小摩擦。别看他们落水狗一样坐在我车里，等过了今天，他们依然是金三角最大的毒枭。他们之间有点小矛盾，对我而言是个好事，我乐意成为他们矛盾冲突的缓冲带，只有这样我才能稳妥地与他们一同往前走。

“怎么，你觉得救了我 and 胡纬两个人的命，就是随便给你笔钱的事吗？”周亚迪愤愤地说。

若是过去，我会细心听他接下来的一段慷慨陈词，默默在心里分析他的意图。现在我实在没兴趣也没耐心看他演戏，我一脚刹车把车停下，看着他吃惊的脸说：“不然呢？金三角我是不会再去了，你们的生意我也没兴趣，我帮忙就是还念着旧情。是你非说不让我白跑这一趟我才说给我点钱好了，现在你又不乐意了，你到底要怎样？”我推开车门跳下车，对周亚迪和胡纬一甩头：“都下车。”

胡纬听话地下了车。周亚迪有些茫然又有些害怕地看着我。我假装怒气冲天，转过身看着路基下的群山。

真是受够了这帮毒贩子！无论他们满嘴多少顺溜的道理，有着怎样道貌岸然的外表，都逃不开凶手的本质。这些年我失去了太多，他们夺走了我的战友，吞噬了我的青春，数次几乎夺走我的生命。如今那些最亲密的兄弟和战友，或者与我阴阳两隔，或者干脆杳无音信，这一切都是拜他们所赐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这些毒贩从“目标人物”慢慢变成了跟我个人势不两立的仇敌。要不是为了完成整个任务，我恨不得现在、立刻，把这两